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0 ·

歷史·地理類

史微
歷史論

張采田撰
劉節編著

上海書店

張采田撰

史
微

本書據五屏守糸1912年版影印

董生著露毛公傳故訓篇家本和途漢學師承前輩

在祇忍著論師潛夫

當論漢世為書體有二毛公故訓傳自是說也
正宗仲舒著露蓋歛成一家言非為經義全學

無如竊願附於後者不中與懷祖諸儒作僕也篇家出論衡

敢將家法變雍乾此是王充諄助編一錄聖文埃滅威

千秋或配北山玄

近見唐澤神清北山錄清所說佛而余在儒詞理淵茂
文質相宣何敢仰的若論其同異抑有可言神清書錄三

歲靈文而記過於五部余之書孰不與與證而馳驚於諸子其同一也神清書區固扁
翰開行自行余之書亦越世高談不守章句其同一也神清之著書也亦常祿學威越
明表已恭排佛之故力闡世空而書之以博觀余之書亦常漢學威越明表異諸茂
聖之日外攷詞以說而遂之於大道其同一也雖然有一異焉神清書近於世變禪宗
仇之排佛其目矣之其也中時節因緣今日後頭余之書亦不為立古若所
意而為茂聖者所誅其極固宜而其頭也亦不知何日撫卷曾謂實在於乎神
清書一名北山參玄法錄見贊寧僧傳

東原妙喻比與夫起廢歲旨劇可吁寄語劉蘭休毀辱

更生學本大官厨

國朝漢學自公羊家興多議起余自用中壘家法故今古文無所專無所廢

諸老區事太勤後未非與定吾文實齊自有金刻

眼莫如中部擬虎賁

生平為學從實辭出不復實齊入世謂余為章以學斯未敢承

開元四部部店雖非識源派出議官他日典農和借刺

廿篇鴻烈待君傳

待字用魯讀協韵

野侯先生鑒存

爾田題贈

序

遜堪寫定史微三禩矣以鏤本視余且謂子知我者有稽商之
益序莫子宜余不敢辭序之曰顓哉遜堪之竺於學也嘗耳識
家言嬴政滅術黑不代母書籍散孔不絕此蓋嚙語然九流道
秦堙其源經壁出桀者以詩禮拍冢數百年學者覲覲然瞽瞍
然相隨於途中又況培胥靡勝下獄仲舒官不至丞相御史其
傳無顯者辟儒譁世獨一公孫宏乃富且貴漢之經學抑何如
五斗米於漢魏佛於六朝隋唐之間宋賢起糅於儒而冶之陰
盜陽距之不暇世摯然曰經亡矣吾懣夫經之亡其殆漢始哉
輓近學人得李斯篆汗簡奇字哆口不能讀懷鉛握槧稍稍爬

疏許祭酒而止耳鄭司農而止耳掣經畫東京上及麟史蕚然
魁於眾矣尙不敢肩邵公矧嚴顏百氏之籍依斷文提正其寫
官與郵者較優絀揭櫟謂之學可乎不可也君爲之躡藩柅胡
懇懇勤勤乃若是雖然君少溺苦於學書蓋無弗闕今不自揆
成此篇震東啟明意非無待者一昔滄海揚塵焚坑殘燼挾巨
壑舟席捲而去空山朽屋索爲秦伏生女傳言授經不可得狡
童之歌明夷詔之矣堯幽囚舜野死吾不知誦黃虞者何世識
眞不足信哉揚子演立張衡揮之以爲漢四百與立符君書走
囊內知其故者當俟後之人余獨據所蘊憤於是乎書歲在立
默困敦東山老民德謙氏譔

史微題辭

日月麒麟鬪乾坤鳳鳥翔斯文留竹帛大典在烝嘗冠帶朝羣

后蠻夷走八荒憑誰遵正朔翼翼我文王

公羊家說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近儒因謂文王指孔子雖無確據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王不在茲乎則孔子之道即文王之道也故唐代諡我孔子爲文宣

王得其寶矣

萬古苞符史風雷柱下開人騎青犢去帝殺黑龍來

諸子中道家墨家皆

出於史最爲大宗而史統卒歸尼山者蓋天意也

抱器周官缺求書禹穴哀茫茫瞻六

合誰是素王才

素王空王也孔子有德無位垂空文以制義法故曰素王史記殷本紀伊尹爲湯言素王九主

之事則素王之稱古矣

一脈傳千古微言奠九流文章推祭酒仁義動諸侯

戰代諸子爭鳴能延

我孔子學脈者荀
孟子子之功也河洛鉤沈史春秋考異郵八儒分派別齊待

漢皇求

經教由漢而昌故遺識有爲漢制作語乃聖人至誠前知之證非誕詞也

手定經綸業艱難付後王詩書秦劫火禮樂漢文章石室心傳
閔蘭臺口說詳至今過孔壁絲竹有輝光

洪範陳疇意端門受命心世家尊太史

史記孔子立世家蓋司馬遷創例所以尊聖也

師統定劉歆

劉歆校書取諸子百家賓附六藝折衷於孔與史公命意正同孔道之昌由此數儒也五德

傳終始羣經列古今沾袍無限淚感動一沈吟

戊申三月述史微內外篇成蓋六藝諸子自向歆校書後

今日始一理董也聲之以詩用冠簡首

史微凡例

史微之爲書也蓋爲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也夫古今言六藝諸子者夥矣非便詞巧說破碎大道卽憑虛任臆詆爲異端蓋自漢武帝廢黜百家而先王官守之遺衰自鄭康成混合今古文而我孔子垂世立教之微言絕暖暖姝姝抱一先生之言以汔於今雖以乾嘉諸大儒考訂校讐之勤苦志盡情頭童齒豁尙不識六藝諸子爲何物真莊生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往與吾友孫君益葺同譚道廣平卽苦阮氏王氏所彙刊經解瑣屑餽飮無當宏旨嗣得章實齋先生通義服膺之始於周秦學術之流別稍有所窺見久之讀太史公書讀班孟堅書

無不迎刃而解豁然貫通一時之所創寤殆若有天牖焉爰悉取六藝諸子之存於世者理而董之倣劉知幾史通例分爲內外篇都十萬餘言內篇爲古人洗冤爲來學祛惑本經立義比次之學居多外篇發明天人之故政教之原越世高談論斷之學居多名曰史微者以六藝皆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支與流裔也

古今學術以兩漢爲一大界限兩漢以前爲學皆有師承立言皆有宗旨雖其閒不無見仁見智之殊識小識大之別然未有無故而云然者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司馬遷所以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嘗見輓世解經之書是丹而非素入

主而出奴專以一己愛憎爲取舍甚至一簡之內藉口擇善而

從予奪互施竟不知古人命誼之所在

擇善而從聖者之事非學者之事不得以康成

混合今古文藉口然康成雖混合今古文而左右采獲實皆前人古義故余書於其合於家法者引據極多南北朝學說亦然

何其嚮壁虛造如是邪余書於兩漢周秦之學說皆不妄加指

擊南北朝以後其例雖寬閒有商定亦必有說

書中所有贊辨皆據前以駁後

不敢以一己臆說輕議先儒也

後有駁余書者亦望堅守此例可也

劉子元論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竊謂爲學亦然文章謂之

才考訂謂之學義理謂之識而識爲最難夫調停兩可非識也

憑虛臆決亦非識也識也者謂能別白古人學術之異同融會

而貫通焉使後人知所決擇耳若不問古人學術異同如何據

一字一句妄思平反成讞而閒執承學者之口此經生聚訟之習豈有當於別識心裁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朱子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苟能善推以求其極則於羣籍殊方自不致肆行曲詆矣

考信徵乎古覈實衷乎名九流通例尤忌諛辭此雖一家之言然每立一義四顧旁皇先統貫全書再參之羣書又必古說有依據者始敢筆之廣業甄微實無一句無來歷也篇內援用成語各隨文便不能悉具所出遵史遷引尚書國策論語班固引洪範五行傳七略別錄例至百家宗旨刪取要用往往以一二語挈其綱領以原書具在若增減古書字句以說經近人著書往往藉口錯簡衍文以圓其說不知省煩瀆也

康成注經所謂錯衍者皆參校眾本而知今古本久亡何所據哉

拘泥後世時勢以立言

此蔽宋以

後書

凡一切考據家流蔽則去之惟恐不力上求無負於古人

下求有益於來學區區學鵠實志於此黨同伐異之譏庶幾免

夫書中因論今文故評及鄭杜專指其混合家法而言非與古文較優劣也

義據通深端資羣說此書所摭皆取其最先者故於隋唐以前之書采撮略備近代著述惟實齋先生文史通義張皋文虞氏易消息汪容甫述學龔定庵文集數種而已其餘未見之籍尙多有之立論偶同知不能免劉彥和有言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此真通儒之見學者幸勿以蹈襲議之若能取諸家

其同合於鄙論者爲之細箋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則尤鄙人所望於後世者已

或曰吾子辨六藝諸子之流別備矣亦有疑義待後儒論定者乎曰有孔安國尙書閭惠諸君所考皆不足以定其僞余已言之惟漢書稱孔氏多得佚書十六篇而今孔序則作二十五篇篇目亦多異同此一疑也左氏春秋爲舊史徵諸兩漢古說皆無異詞惟傳稱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宛而成章非聖人誰能修之此聖人若指周公則不得言修若指孔子則不得言聖人

孟僖子稱孔子聖人之後太宰亦有天縱將聖之言然曰聖人後曰將聖究與直稱聖人有別況邱明年輩相若者乎雖家語等書亦有稱孔子爲聖人處以此乃七子後學所紀雖述當時口語而行文例得以後明前故不嫌也

此二疑

也六藝之有今古文也古文爲舊史說經之言今文爲孔子說經之言是固然已余疑春秋以魯史上配六藝故今文口說獨多若易書詩禮則今文與古文必無甚出入焉惟考之漢代經說多不細符此三疑也要之書闕有閒矣雖有折衷無徵不信好古之士所爲撫斷文而太息哉並世哲匠其無吝匡余之不逮焉

余友元和孫君益葦以明經績學工文與余同讀書二十餘年余紬繹六藝百家微言益葦則篤好專在諸子書中宗經等篇皆益葦所說而余推衍之者無此勝友正未易殺青也至整齊百家襍語厥協六經異傳余別有諸子學記一書學者博通求

之則於兩漢周秦學術之流別可以無遺蘊矣

學問之道與年俱進昔司馬遷成史記至外孫楊惲其書始布
班固修漢書經女弟大家續之而後成程子著易傳亦云需之
身後朱子注大學至易竇猶改誠意章古人所以矜緩殺青者
誠恐立言不慎得罪古人其罪小貽誤後學其禍大也篇家發憤譏述
皆出於不得已管子晏子後人所哀集老聃孟軻荀卿退老始
著書史遷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呂氏春秋雖成於相秦之
日而行世亦在晚年也亭林先生有言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亦是此意余自戊申綴述
此書匆匆授鏤近日覆審有紕繆者有語焉不詳者亦有文筆
冗蔓未經修飭者齋居無事刪改十之四增注十之六差覺完
善矣然豈敢謂一無罅漏哉閱者幸諒其拾遺補藝之苦心略